

亲爱的小满

□南京 王霞

风雨匆匆,转眼就是小满。二十四个节气里,我觉得最动听的名字就是小满了——小满小满,小小的圆满,小小的满足,这样低低念叨着,感觉是那么亲切而祥和。

立夏后十五日就是小满。天气热了,却还不到酷暑,似一种刚刚处于充盈状态的热情一样。此时,草木不再是嫩嫩娇弱的青葱,而是渐渐深沉的葳蕤,所有的孕育也逐渐饱满的宁静。

母亲是山东人,那片土地厚重深沉,一如那里的民俗民风。人们热情而内敛,爱生活、爱劳动,爱家乡。离开了故土的母亲,始终没忘记家乡的气息,特别是在每一个节令。

小满这个日子是母亲感觉遗憾的日子。她常常在这天带我们去爬山采野菜,所采的野菜以苦苦菜居多。我对野菜不感兴趣,我喜欢的是那些野果子,特别是一种叫酸浆子的,看起来就是粗粗的一根梗。可是去了老皮,就露出碧玉般的芯子,吃在嘴里酸酸甜甜的。看着我吃的津津有味,母亲就会跟我念叨。她在胶东的家乡那肥沃的土地,土地上大片大片的麦田。她

说:这时节可不光吃这些呢。我老家,麦子都灌浆了,那粗大的麦穗啊,肥嘟嘟的,一个就可以搓出一把新鲜麦粒,咬一口冒白浆,吃起来甜丝丝,好吃呢。说着,手里就停下来,一脸的神往。

后来大了读书,了解了更多的节气知识,知道了小满之名是包含着两种“满”。在南方,此时即将开始梅雨季节,雨水盈盈处,自然是江河渐满。可在母亲生长的胶东大地,却是麦田干涸,已经盈满,就待与阳光的交融,散发丰收的馨香。虽说节气七十二候中的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可那些辛勤的农人自然也没有时间去挖苦菜,所以才有元稹的发问:“向来苦菜,独秀也何为?”而远离故土的母亲,不必为新麦操心,也才有了盘中的那些苦菜。

母亲把采好的野菜洗净,用盐水浸泡一会。然后,把一部分菜用开水一焯,沥净水分,用点蒜泥、青盐和麻油调好,就是下饭菜了。另一部分和自家院子里的小葱青椒一起放在白瓷盘里,青灵灵的好看。再盛上一小碟自家酿的黄酱,

一家人吃得很开心。我不喜欢这样的吃法,觉得苦茵茵的。母亲就哄着我吃,说是吃了清火明目,不长疙瘩。

那一年,举家随企业迁往洛阳,临时的家在郊区的屯子里。屯外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那一个春天,我常常跟着母亲去麦田边散步,总能看到那些成长着的,散发出绿茵茵色泽的青青麦子。深深地吸一口气,那一种清新的草木香气就抵达了肺腑的深处。如果有风掠过,远远望去,麦子前赴后继地绵延推涌,如波浪一般滚向天际。我巴望着小满的到来,因为可以吃到母亲说的新麦。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大伯大妈割下一把饱满的麦穗,递给我们。搓搓揉揉吹吹,一小把黄中还带着绿意的麦仁就放到了我的手中。放几粒在嘴里嚼嚼,嫩生生、甜丝丝中竟带着乳香,好吃极了。回头看看,母亲的眼睛亮晶晶的。

余下的麦子,我和母亲一起搓出了麦粒,煮了一锅大麦稀饭,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小满稀饭。

自此,小满就成了我心中最亲近的节气。

邻班同学

□南京 周世青

这里说的邻班,是我读小学时的隔壁班级。毕业那年我是1班,他们是4班。这一转眼,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我最早参加六(4)班同学聚会是在云南路上的百年老店马祥兴,我第一次和六(4)班同学一同旅游是去河南安阳,这趟外出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去时在绿皮车上简单的晚餐有同学竟然带来了珍藏多年的茅台酒;二是管钱的同学不用记账,用完了招呼一声大家再掏。这帮同学大多在企业退休,经济条件并不大好却如此“胎气”令我惊讶。

大约七八年前,这个班的四位同学各人出资十七万,在黄山脚下买下了当地山民的旧宅重新翻盖,用于度假。房子落成后起名嘛我题写庄名。我写就并刻制匾额送去,

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这里紧邻黄山西门,山路蜿蜒、竹木繁茂,峡谷深邃、溪流潺潺,景色美,空气好。班上大多同学都去过,有的去了不止一次,有的还带了家人。

在我看来,常参加活动的这二十多位老同学,都很看重这份弥足珍贵的同窗情谊,随意举几位吧:体贴入微的王玉生,不大吱声却注重行动,聚会时你刚坐下他就会把热茶端到你跟前,外出时体弱的女同学常常得到他的帮助;精打细算的童道存,每次聚餐的点菜都是他,每回外出总是他先做功课,力求以最经济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旅行收获;谦让随和的张亚生,从来都无条件服从活动安排,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快人快语的陈秀英,主持公道的“大姐大”,有一说一;先人一步的伍必萍,有一次我请了

两桌,她却抢先买了单,弄得我成了“口头革命派”。

再说说我想多说几句的这两位:一位是“群主”罗敬兰。她把大家团到一块,理所当然地成为同学心目中的“领导”,活动的计划和实施都是她的事,什么季节赏什么花、观什么景,她安排得妥妥当当。还有一位是实在热忱的张建。几年前,有位同学中风后住在养老院,生活不能自理,张建就准时准点地去帮他洗澡,还细心地给他修剪指甲和脚趾甲。

报想说句陈年旧话,我们上小学报名时,学校分班是以家庭住址“切块”的,我家属于4班的范围,由于我是所在的幼儿园统一报名的,于是便与4班“擦肩而过”了。这不,回来了。不禁想起时下那句网红语: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布谷声声

□启东 沈晖

“布谷——布谷,布谷——布谷”。

小满即将来临,成片的麦田开始渐渐泛黄,深沉的布谷鸟啼鸣声随之在空中响起。

布谷鸟就是杜鹃。它体形大小和鸽子相仿,上体暗灰色,腹部布满了横斑,以食昆虫为生。布谷鸟也是一种候鸟,陆游有诗曰:“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国催耕,红紫花枝尽,青黄麦穗成。从今可无谓,倾耳舜弦声。”小满前后,几乎昼夜都能听到它“布谷布谷”叫声,而且与“快快割麦,快快播谷”谐音,所以布谷鸟也由此得名,并受农民兄弟欢迎。

说起布谷鸟,使我想起当年以广播为载体,乐当“布谷鸟”的一段往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乡镇广播电视站工作。那时农村刚刚实行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了帮助缺少农技知识的农民种好田,经领导同意,我主动办起每周二档15分钟的《布谷之声》乡办广播节目,并开设《农家顾问》《为您服务》等专栏,为农民释疑解难。为了增强广播宣传的感染力,注重以广播对话、快板、说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宣传党的富民政策;还经常邀请农技员、致富能手到播音室来作广播讲座。因而深受农民兄弟的欢迎,不少听众每当听到这档节目开始就高兴地说“布谷鸟”又来了。

“杜鹃叫得春归去,吻边啼血苟犹存。”南宋词人朱希真的诗句就是反映布谷鸟为催人“收割、播谷”而啼得口干舌苦,唇裂血出认真负责精神,同样服务农民,也须学习布谷鸟那种真诚奉献的精神。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时,

亲耳听到广播喇叭正里播放着自己刚刚录制的《布谷之声》,白天的劳累也随之烟消云散。

记得198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为了赶制一档《农家顾问》专题,帮助蚕农发展蚕桑生产,就随带录音机骑车赶了10多里路去采访一位养蚕专业户。当我忙完回来时已是10点多钟。由于那天天黑路滑,我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河中,第二天体温高达39.5度。为了不误工目的播出,我服上几片药坚持上班。这档节目播出后颇受蚕农的欢迎。作新村一位姓高的养蚕专业户见到我高兴地说:“你们‘布谷之声’办得真好,上次汤炳祥介绍的防治蚕病的土办法真管用,要不是你们广播,我这期蚕肯定卖不着好价钱的。”

悠悠往事,时过境迁,回想起当年,依然感到无比欣慰。

一棵大树倒下了

□高邮 姚正安

4月29日,无风无雨,天空晴朗,春阳正暖。一棵世纪大树轰然倒下了,倒在了根植世纪的土地上。98岁的父亲,在那一天下午6时40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上午,照料父亲生活的二姐打电话给我,说,爸爸腹泻严重。我问,是不是昨晚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二姐说,没有,就吃的面条。

我驱车回家。父亲蜷缩在被窝里,我问父亲哪儿难过,父亲说不难过,就是冷。我看父亲面色尚好,也没有表现出异常,根本没往最坏的方面想。我接着返城。下午6时,家里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我赶紧慢赶,父亲还是走了。

父亲走得太突然了,我仿佛目睹一棵高大的树在我面前骤然倒下一样,惊愕无措,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道不明的痛苦,浊泪满面,浑身颤抖。

父亲是一棵树。祖父栽下这棵树苗,仅仅三年,便撒手人寰。父亲几乎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吮吸着大地的养分,在风雨中拔高,在雷电里散枝,终至葱葱郁郁。

父亲并不伟岸,一米七的身高,单单薄薄的身材,但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父亲早年的模样一直定格在我的心里。夏日里,父亲只穿一条裤衩,光着上身,打着赤脚,皮肤黝黑,胸口上的血管条条可见。然而,为了我们姐弟五人的成长,哪一样重活不干,又何曾想到歇息呢?

父亲也不伟大,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做的最大的官是生产队长,但是,一样给我们爱抚,给我们温暖。父亲从不吃偏食,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留给我们。记得某一年夏季,父亲在生产队打夜工,把队上分得的一碗晚餐,省下来,带回家,唤醒睡梦中的我。记得,我

走夏

□安徽铜陵 许永礼

在夏日里行走,别有一番趣味。

晚餐后,来到街上,踏着夕阳的余晖折回居处。真正的行走便由此开始。从市区返回我所栖息的县城,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由于贪恋夕阳景色,步履就变得尤为闲散,徒步耗时两个多钟头,也是常有的事。

行走的过程思绪飞扬,目光触及之处有鸟儿临空盘旋,蜻蜓作舞。思想于风中奔走,宛若轻盈的芦花,飘浮在夏日,以及更为久远的遐想里。是的,我记起了卢梭,以及他的集子《漫步者遐想录》。那是心灵与自然的对话,所折射出的深邃思想的光芒。然而,我毕竟行走在夏日的傍晚,尽管夕阳已将天光渐渐收拢,我却仍在这漫天的晚霞里,感受到了阵阵热浪扑面,以至汗流浹背。

我气喘吁吁,想寻一处长椅歇息片刻。可是我看到了城市雕像,一些青铜作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以静态之生动彰显其力度与

上初中的某一年麦收后,父亲到兴化化肥厂装氨水,省下分得的几毛钱,为我买了一本《山里红梅》的小说集。我的文学梦也许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父亲太累了,他耗尽了最后的心力,再也扛不起哪怕点点的重量。

父亲扛过幼年丧父、青年丧母的痛苦,毅然背起家庭前行。父亲扛过青年重病、几近于死的不幸,奇迹般地康复,将纤绳深深地扎进胸膛,步履蹒跚,勇毅向前。父亲扛过因不善理财、亏空生产队千元资金、家中被搬一空的灾难,挺直腰杆,默默地重新出发。

父亲扛过老年亡妻的悲痛。母亲于2018年农历三月初一倒下,三月初三凌晨辞世。父亲的哭声如同万箭穿击我的心肺。四年里,父亲念念叨叨,乃至痴痴癫癫,说的想的,都是母亲。

父亲扛得太多太多太重太重,他再也扛不动扛不起扛不下去了。父亲倒下了,如同一棵无法吸取养分的大树,生于大地,归于大地。

无父无母,谓之孤。我成了孤儿。父亲老了,不能为我分忧解难。父亲耳背,与我没有多少言语交流。但是父亲在,就是依靠,就是支柱,父亲在,家就在。如今,依靠没了,支柱坍了。每每念此,泪水总是汨汨而下。每十天半月,我都要回家给父亲送吃的用的,那是奔头,是慰藉,是对生命源头的回望。自此以后,没父没母,那个家还是家吗?

女儿哭着对我说:老爸,从此,您长大了。是的,没有了父亲,没有了母亲,不长大也得长大,不独立也得独立。

生活在继续,未来在等待。我只能选择坚强,我也要长成一棵大树,一棵为家人遮风挡雨的大树。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66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